



学生在“集群”内参加击剑兴趣小组活动。

丰台“内升外引”规划教育布局见成效

家长逐渐打消跨区择校念头

□本报记者 任洁文/摄

三年前，为了孩子将来能上好学校，家住丰台区方庄的孙先生一度动起到西城或海淀买学区房的想法，还特意看了好多楼盘。随着孩子一天天长大，孙先生买学区房的念头却没有付诸行动，而是决定让孩子留在家门口上学。是什么让他改变了主意呢？

在市教委上周四举办的“教育均衡发展丰台行”活动上，孙先生说，是丰台区近年来实施的教育提升工程（教育集群建设），使他们一家建立了信心。

全区今年新增优质学位2300个

丰台区地域东西狭长，横跨二环到六环，现有270余所学校，发展差距明显、优质资源总量不足且相对集中。为此，丰台区近年来实行“内升外引”立体式教育提升工程，整合扩大原有优质资源，对外引进名校，科学规划教育布局。

截至目前，丰台引进优质教育资源已建成21所学校，四中、十一学校、人大附中、清华附中、民大附中等名校纷纷进驻。在东部地区，十二中启动东高地东校区建设，引入四中、黄城根小学和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入区办学。

在中部地区，十二中科丰校区已正式开课；引进十一学校在岳各庄地区办学；引进北京教育学院在青塔地区设立北京教育学院丰台附属实验学校；清华附中利用现有的太平桥中学和首都花园小学校址，与丰台区合作建立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丰台分校。

在西部地区，建设了十中槐树岭校区；引入首师大建立附属云岗中学和云岗小学；引入人大附中举办丰台学校和国际学校；引入人大附中建设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丰台实验学校，加大优质教育资源在西部的辐射。

在南部地区，安排铁十一小南迁至葆台村旧村改造配套学校办学；丰台五小在鸿业兴园开设

分校；丰台八中入驻科技园开办分校；利用原丰台一中、樊家村小学资源，建设首经贸附属中学和附属小学。

2015年，丰台区将建设十二中张仪校区、北京教科院丰台学校、北京教育学院丰台附属学校东校区、北京舞蹈学院右安门附小等，新增优质教育资源校约17所，新增小学一年级、初一年级优质学位约2300个，优质学位接近六成。

教育集群让全区孩子全面发展

除了名校建分校外，丰台区创造性地开展了教育集群化发展试验。与传统的按学段划分学校不同，丰台各教育集群将幼儿园、小学、中学、职校等教育单位全部纳入，实现资源共享，推进素质教育开展，形成一个个自治性群体，最终促进区域教育的优质均衡发展。

在芳古园小学读书，却能到十八中踢足球，到丰台职业教育中心校学做糕点，这是方庄教育集群的“福利”之一——集群内学生共享软硬件、课程、师资等资源，学生可以在专业学校、普通学校、职业学校之间跑校上课，学校之间“界限”被打破。

很多家长从小就培养孩子的兴趣特长，但在升入中学后因为多种因素，孩子往往不再大量练习，特长逐渐失去，孩子和家长都觉得可惜。方庄教育集群内各校为此积极开发贯通小学和初中的生态课程体系，桥牌、足球、击剑等多个项目实行小学到高中的一贯制培养，打通集群内升学通道，学生升中学后也能保持兴趣特长练习。

谢朝阳是集群内银潮足球俱乐部总教练。几年前，来俱乐部训练的学生只有30余人，连完整的梯队都凑不齐。集群成立后，区域内每所幼儿园都开了足球课，佼佼者可以升入芳星园一小和二小，踢得不错的小升初时以足球特长生身份进入十八中。

很多爱踢球的孩子因此从小跟着俱乐部训练，留在方庄上学，像初二学生金泽龙从小喜欢踢足球，通过这项特长，他顺利升入十八中，得以继续足球道路。在十八中读高中的杨浩伟和周新成，是谢朝阳从四年级开始带的足球特长生。俱乐部也得以去附近幼儿园、小学选苗子。现在，俱乐部有500个孩子常年训练，每个年龄段都有学生队。

受益的不仅是小升初阶段。足球好苗子初中毕业后，走职业道路的可以进入职业俱乐部梯队，比如大连万达队；想继续读书的，就留在学校完成高中学业。从幼儿园到高中长达15年里，不必中断正常学习。高中毕业时，学生依然可以选择通过足球特长进入大学或者踢职业足球。

家门口办学成果让家长改主意

教师王颖是丰台区一位普通家长。孩子小学毕业时，凭借舞蹈特长，可以进入东西城名校，但她权衡再三，选择留在本区，如今女儿慧慧已经是十八中初二学生。“我考虑过择校，但是再好的学校也会有不好的学生，适合孩子发展的学校才是我最看重的。”她说，十八中的活动很多，不仅有校内的，还能参加集群展演，女儿得到很多展示机会，能继续发展合唱和舞蹈兴趣，还拿到几个艺术节的一等奖。“这些活动培养了女儿阳光、大方、开朗的性格，走出去非常有自信，让我们很自豪。”

看到方庄教育集群红火的办学成果后，孙先生改变了择校打算，决定让孩子逸添一直在家门口上学。

目前，丰台区已建成方庄、东高地、丰台镇等教育集群，今年将建成万丰、大红门、南苑、丽泽金融区等4个集群，到2017年还要建成科技园区、首经贸、园博园、青龙湖等4个集群，届时全区教育集群将达到16个。



志愿者点蜡烛为尘肺病逝者祈福

盼“头号职业病”远离职场

□本报记者 屈斌 通讯员 陈淑静 王晓晓 文/摄

2015年4月5日晚，从四面八方赶来的近20名志愿者，在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大爱清尘的组织下举行了“清明祭”活动。晚8点，志愿者们和尘肺病逝者家属一起点燃了烛光，挂起了祭奠的条幅。随着主持人朗诵着已逝尘肺病患者名单和祭文，电脑屏幕滚动着逝者的照片和简介，在夜风里，为被尘肺病夺去生命的人们寄托哀思。

而当天晚上同一时刻，在贵州、河南、湖北、陕西、甘肃、浙江、四川、河北、广东、天津、辽宁等地，各地关注尘肺病的志愿者们也用蜡烛摆成不同的造型，彼此默哀缅怀当地的尘肺病逝者。

志愿者们的心，只为共同铭记：在历史长河里，曾有一群人，用自身的健康为经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他们在默默无闻地工作，在你意识不到的地方创造着你的生活必需品，也在你所不知道的角落里承受着痛苦，在你不知道的地方默默死去。

17万工伤赔偿救不回一个生命

1965年出生的郭海良，河北承德人，因家庭贫困外出打工，于2006年到房山一处小煤矿从事一线开采作业。因为工作环境差，安全防护措施不到位，郭海良在工作时吸入过量的煤尘，经鉴定为三期尘肺，并伴有中度肺功能损害。

为了寻求法律援助，郭海良找到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的工作人。直到2010年底，郭海良终于一次性领取了17万余元的工伤赔偿，然而，这笔钱却根本无法满足他巨额的医疗支出。不到4个月的时间，17万全部花完，无奈之下，郭海良再次找到了义联的律师，又希望撤销不合理的一次性赔偿协议，解决治病的救命钱。

然而无论如何，从法律程序得到的赔偿款加上在社会中募集的捐款，对于郭海良治病来说还是杯水车薪。郭海良的病情恶化速度超出了预期。几个月后，他已经不能下地行走，上厕所都需要妻子搀扶，只能躺在床上，依靠制氧机维持着呼吸。而这台制氧机是郭海良整个家里唯一亮眼的家具。2012年2月，郭海良在极度痛苦中不幸去世。

直到今天，尘肺病——这种占据了职业病例总数近九成的“头号职业病”，在我们国家的这

片土地上依然没有销声匿迹。前不久，全国总工会副主席、书记处书记李世明在两会上指出：“尘肺病这种终生不愈的职业病，目前正以每年约2万例的速度递增。”

所有尘肺病患者，有着共同的特点——肺部的功能一点点逝去，直到丧失劳动能力，最终痛苦到不能入睡，以跪着的姿势，吸吮生命中最后的氧气……

尘肺病问题需要国家通盘解决

在腾讯微博上，有个名为“活下去”的QQ名，他的实名叫赵天云。2013年3月7日晚21点，他在弥留之际发布了生命里的最后一条微博，依然在为尘肺维权呼吁呐喊。

通过他的一条条微博，可以看到他与尘肺病痛苦斗争的痕迹：“今夜是个难眠之夜，前后胸好胀，只有坐在床上或站着不动，吸着氧，连上厕所都很困难。老天啊！能让我好过点？别让我受尽病痛折磨了！”

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的工作人追忆了当时探访他的点滴往事：“2007年8月，赵天云觉得身体实在不舒服，去医院检查才发现得了矽肺，而且是最严重的三期，曾经在10天之内做过三次手术，而单位拒绝按照法定标准支付待遇。他只有拖着病体，辗转于老家和工作地之间，进行职业病诊断、工伤认定、劳动能力鉴定、仲裁、诉讼等维权程序。随着案件的进展，他一直用QQ向工作人员咨询，漫长的法律程序消磨着他的生命和健康……”

郭海良、赵天云……这串名单里还有许许多多我们陌生的名字。每当志愿者探访一位尘肺病人，他们的身体和家庭的悲惨境况竟都无法用语言、画面来形容。

正如大爱清尘基金创始人王克勤所述：“欧洲的尘肺病在19世纪末已经被消灭，美国1930年消灭了尘肺，日本最后一例尘肺病是在1970年……至于我国何时彻底消灭尘肺病，我们不好估计。最终，尘肺病问题需要由国家通盘解决，通过立法手段遏制尘肺病。”

而在今天，在北京和全国各地，随着小煤矿和手工业作坊的陆续关闭，随着更多人知道了“尘肺病”三个字和它的严重危害性，相信总有一天，这种职业病会只存在于我们的记忆里。